

## 第十九回 關門贖當快訂良姻 所欲隨心已償私願

話說文卿將寶珠領進內室，許夫人一見，大為詫異，意欲迴避，文卿扯住道：「不必不必！」就邀進房，直到套間坐下。夫人不解其故，也隨進來。寶珠倒也官樣，起身一揖，叫道：「伯母，常禮了。」夫人還禮道：「這是松少爺，就請他坐了。」夫人也不好問，看看二人神情，見兒子一團和氣，滿面春風，只是要笑，松少爺是俊眼含顰，長眉蹙黛，還微微帶點淚痕。心裡格外疑惑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你請松少爺進來幹什麼？」文卿笑道：「娘不必問，請你看樣東西。」就走來脫寶珠的靴子。

寶珠此時竟呆了，轉側由人，被他將靴子拉掉，一對窄窄金蓮，露在外面，寶珠趕忙盤起腿來。夫人笑倒，吃一驚，只管對著寶珠細看，憐愛之心，不由的隨感而發。文卿道：「娘看見沒有？」夫人笑道：「看見了。外人的話，竟是真的嗎？你怎麼知道的？松少爺又怎麼肯告訴你的？」文卿道：「他肯告訴我呢，費了許多的事，才被我識破，好容易問出口供來的。」夫人道：「你說給我聽。」文卿細說一遍，說他如何貞烈，我不過講了一句頑話，他就尋死覓活，幾乎嚇煞我！又說我必定娶他，除他之外，天仙都不要。

夫人聽得喜笑顏開，贊不絕口道：「也要人家願意呢！」文卿道：「他是願意，不敢作主，要問他令堂令姊。我想：放他回去，就有推托，不如留他在家，著人去請他令堂令姊過來，當面求親，方可定准。」夫人笑道：「癡兒，你倒硬來了。」文卿笑道：「只好如此。」就出來吩咐家人幾句話，著他同松府跟來的人，一同回去請夫人、小姐。

自己忙走進來，在寶珠身旁坐下，細細賞鑒。見他如海棠帶雨，嬌柔欲墮，心裡暗喜。這種美人，莫說同他做夫妻，同牀共枕，就是同他坐一坐，在他面前站一站，也有許多香福，只怕幾生還修不到呢！越想越喜，就是前日中狀元，也沒有這種樂法！

寶珠心裡，卻另有一段心意，思想從前的光景，如同做夢一般，總怪父親死得太早，將我嬌柔造作起來，弄得欲罷不能，今日被人識破，出乖露醜，女兒家面目何存？恨不得有個地洞鑽將進去。低著頭，流淚不止。文卿倒不住的問長問短，不是餓了吃些點心，就是涼了說加件衣裳。寶珠那裡睬他？由他捏手捏腳的嘍喏。

且說許府家人，出來對寶珠的跟班道：「你們大人在內書房裡，談得好好的，平空嚷心痛，就坐不住了，連我們太太都出來看過，把你大人扶在炕上躺下，此刻竟人事不知。我們太太擔不起，吩咐我請你們前去，請你家太太、小姐。」跟班嚇慌，也不再問情由，跨上馬，隨他就走到家，一直進去，找著僕婦說明，稟夫人、小姐。

夫人一聽，心裡一陣抖，倒說不出來。寶林在他背上拍了幾下，夫人噎了一口氣，呆呆的流下淚來。寶林道：「娘不必忙，在我看，另有情節。妹子好好出去的，斷不至於如此！橫豎是要去的，娘去看看，就知道了。」夫人道：「要你同去，我才好呢！」寶林道：「自然。」忙吩咐打轎套車，就著紫雲、彩雲跟去。紫雲、彩雲也慌忙出來，扶夫人上轎，寶林上車。紫雲、彩雲領著一群丫環僕婦都坐車，隨後派了一名老年管家，騎頂馬，還有許多跟班，一齊上馬到許府來。

母女兩個到穿堂下車，許夫人早接上來，拉手問好，寶林也來相見。松夫人不暇寒溫，就問道：「小兒在何處呢？」許夫人道：「就在後面，待妹子領路。」松夫人同寶林就跟進來，只帶了紫雲、彩雲兩個。一直引進套房，夫人心裡疑惑，及至到裡邊一望，見寶珠盤腿坐著，粉頰慘淡，珠淚縱橫，蹙蹙春山，尚壓盈盈秋水也。

夫人大為詫異，正要問時，文卿上來作揖，夫人還禮。文卿又與寶林見了，寶林此刻也難迴避，只得回禮，心裡已徹底明白。紫雲、彩雲叩見許夫人。松夫人走到寶珠面前道：「你好了？心裡還不怎樣麼？」寶珠不答，淚流滿面。夫人還問個不住。許夫人看說母女，見夫人是個慈善模樣，寶林也是個國色，卻與他妹子不同，嬌羞體態，淺淡梳妝，正是明月梨花，一身縞素，看他豔如桃李，卻凜若冰霜，一種英明爽辣的光景，令人可愛可畏。就是這兩個侍兒，也是千中挑一的，竟愛得目本轉睛的賞鑒。文卿是不必說，更上了山陰道了。

許夫人見寶珠總不開口，就笑道：「太太同大小姐請坐，待妹子細細奉申。」大家入坐，許夫人就委委婉婉將情節說了一遍。夫人驚得面如土色，不覺兩淚交流。許夫人道：「太太不必驚疑，我們一團美意，斷然不敢傳揚。不過，因二小姐人也大了，將來總有個葉落歸根。小兒也沒有訂親，他們同年，平時最好。所以不揣冒昧，想要高攀，只得扯了謊，請太太、小姐到舍下面訂下來，做個親戚來往，求太太、小姐賞個臉面。」說罷，福了兩福。

松夫人竟口答不來，寶林沉吟一會，只得說道：「伯母倒肯賞臉，我們沒有個不識抬舉的。但先君去世得早，兩個舍弟年紀太輕，不得已將我這個妹妹妝出來支持家務。如今既被尊府識破，實在慚愧的了不得。但既然在尊府手裡，不允親？料想出不去。然而有句話要先講明了，總得多告幾年假，要早娶，是萬萬不能的！」

許夫人聽他這幾句爽快鋒利的話，又驚又愛，大笑道：「小姐的話，教我們如何當得起？既然這麼說，我們無不遵命，就一言為定的了！」寶林道：「那有什麼反悔呢？只求伯母多寬些限，凡事謹慎些。」松夫人道：「我這孩子，今年才十六歲，再遲了三、五年，也不要緊。」許夫人道：「是了，就等兩位少爺得了官，再娶罷！」寶林道：「伯母作主，不問年伯了？」許夫人道：「可以不消。這種好孩子，誰還不滿意嗎？就求一件物為信。」

寶林冷笑道：「伯母不放心麼？那不難！」走過來，將寶珠手上一隻金釧除下來，望許夫人手裡一遞。許夫人大喜，也將金鐲子送與寶林，各人收好。許夫人對他母女拜了幾拜，又著文卿過來，叩見岳母。話已說定，許夫人就留他母女三人寬坐便飯。松夫人不好推卻，寶珠立意要走，許夫人苦留不住。寶林道：「我這妹子有些孩子氣，從來逆不得的。伯母倒不必勉強他。」

許夫人一笑，放他走了，文卿直送出來，寶珠頭也不回，匆匆上車而去。夫人不放心，吩咐紫雲趕了回去，換金子來伺候。許夫人請他母女坐下，吩咐喜紅換了一道茶，擺了十六盤精緻細點，許夫人陪著。坐了一會，松夫人道：「家門不幸，太太不要笑話！」許夫人道：「如今是一家人了，還說套話嗎？這種出色的小姐，古往今來，能有幾個？只怕除黃崇嘏就要算他。我還怕黃崇嘏沒有他這樣模樣兒呢！連我們面上也有光輝。妹子有三個小女，第二個是叫銀屏，是妹子生物，我們鐘愛的了不得，就以為好了，比起兩位令愛來，真趕不上腳跟上泥呢！」

松夫人道：「太太過謙了！」許夫人道：「有句話要同太太商量定了，我們就外邊坐罷。」松夫人道：「請教。」

道：「這位二小姐，我心愛得什麼似的，要他常到我面前來走走，就先做我個乾兒、我家銀屏就把太太做乾女兒，彼此做個乾親，先熱鬧起來不好嗎？太太以為如何？」松夫人道：「太太的意思好極了！就這麼說。」許夫人讓他母女們出來，笑道：「這事不必提起了。」

大家到堂前讓坐，又請出三位小姐來見禮。許夫人指道：「這個大小女，叫做金鈴，就是太太的內姪媳婦了。」松夫人道：「好幾位小姐！」許夫人又教銀屏拜了乾娘。松寶林早吩咐家人飛馬回去，取了八色厚禮來，都是珠寶綢緞。松夫人道：「些須微物，小姐留著賞人罷！」許夫人、銀屏起身來道謝，少刻擺酒，眾人入席，談談說說，到晚才散。

許夫人送過客，同兒子整整議論幾個時辰，說寶珠怎樣好，他姐姐怎樣標緻。夫人笑道：「那個大姑娘說出話來，比刀子還利，我竟有些怕他。」文卿道：「可不是！就是貌也是娥帽中帶些威光殺氣，令人可畏可愛，明日李墨卿罪受不了的呢！」夫人笑道：「就是這位二姑娘，我見他不好說話，劉家就算是模樣，你也留點子神。」文卿道：「我從此振作些就是了。」夫人道：「現在已愛得什麼似的，難道還捨得難為他嗎？」文卿道：「賞是賞，罰是罰，雖然愛他，總不能由他性子胡鬧！」夫人笑道：「就怕到那時不中用。」文卿笑道：「看罷了。」母子相對大笑。

適許公已走進房，坐下來道：「有何事可笑？」夫人就將日間之事，以及訂親的話，告訴一遍。許公嚇得站起身道：「奇哉，奇哉！女子如此，男人不足道矣！」不住的擊節贊歎，驀然拍案道：「訂親的話，可以免言。此人文章經濟，比我還高。而且品格清奇，姿容秀媚，作有仙骨，不能如斯。兒子有何德何能，可以相配？」夫人道：「我看你越過越呆了，這種好孩子，那裡去選？況是送上門來的交易，何能當面錯過？你的意思，到三家尋個黃毛丫頭配兒子，你才歡喜呢！這件事，我做主的了，也不怕你不依！」許公道：「嬌揉造作，真令寒鴉配鸞鳳矣！」

夫人發急道：「文縐縐的，討人嫌死了！我還沒有閒工夫同你咬文嚼字呢。桂兒，睡覺去罷。」文卿回房，歡喜一夜，也沒合眼，細想寶珠模樣，由頭至足，想到了竟是個全璧，無一處不好。還有個紫雲，也是美人，總是我修來的豔福。從前在他家看見紫雲、綠雲，那樣羨慕，誰知竟總是我口中之食，豈不令人樂煞！

不說這邊快樂，再說那邊愁煩。夫人、寶林回府，見寶珠臥在牀上，哭得如醉如癡。紫雲說他回來就哭到此刻，一點子飲食都不進。夫人惋惜一番，勸解幾句，不由的也覺傷心。寶林道：「哭什麼呢！事已如此，也只好付之無可無何了。幸喜還是他家，要落在外人手裡，格外的難為情了。我瞧這位許少爺，人物很好，我知道你們最合得來的，就是他家太太也慈善。至於門第，亦復相當，今日這一來也罷了，倒成就了百年大事。好在他家也不傳揚，你還做你的官，等兩年兄弟大了，你也沒個不嫁的理。」寶林整整的勸了半日，才勸住了。

寶珠在家，病了十多天，方出門走動。一日，門上進來回話說：「英老兒來過五六次，我們知道少爺給假不見人，回他去了，今日又來求見。」寶珠沉吟道：「著他進來。」門上忙去領了進來，跪在地下叩頭。寶珠就命他起身，老兒謝了一聲，站立一旁。

寶珠道：「你來見我，有甚話講？」老兒道：「大人明見，奴才因同劉府做了對頭，城裡不能存身，想到保定投個親戚，不意我女兒立定主意，不肯出京，總要進來服侍大人，總是大人允定他的，尋死覓活，鬧得奴才無法可施，特來求大人做主。」寶珠道：「當日同你女兒原有這句話，但是耳目要緊，有許多的不便。你回去，還是勸勸你女兒，不可執意。」

老兒雙眼流淚，又跪下求道：「大人恩典，奴才只有這個女兒。大人如其不允，一定就是個死！奴才老夫妻沒有倚靠，也是沒有性命。大人只當積點陰功，收留下來為奴為婢，就成全奴才一家性命了。」說罷，叩頭不止。

寶珠想了一會，道：「你先回去，明天來候信就是了。」老兒又求了多少話，才走出去。不知寶珠可肯要他女兒，且看下文分解。